

復旦大學

第三屆科學討論會論文集

歷史學分組

1956. 5.

釋殷代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

胡 厚 宣

一、 甲骨文裏的四方和四方風名

殷代甲骨文中，或記東南西北四方名和四方風名。如武丁時一大塊牛胛骨，刻字四行，說：

東方曰析，鳳曰咎。

南方曰齊，鳳曰咎。

西方曰棗，鳳曰棗。

囙囙囙囙，鳳曰咎。（京 520 附圖一）

原骨頂端殘缺。通版沒有鑲灼兆的痕跡，文辭中也沒有關於貞卜的字樣，疑當與殷契卜辭 185 片的干支表，和殷契粹編 113 片的翌祭表，同為備查用的一種記事刻辭。四行各七字，共字二十八。末一行前三字殘缺，但參照前三行的辭句，都還可以補得起來。四行各稱東南西北一方，說某方曰某，鳳曰某。鳳在甲骨文都讀作風，鳳曰某即風曰某。所謂某者，便是四方名和四方風名。

這種四方名和四方風名，也見於武丁時另一塊大龜腹甲，刻某年一月辛亥所卜六條貞雨求年的卜辭，說：

辛亥，內，貞今一月帝令（命）雨。四日甲寅夕，囙囙。  四

辛亥卜，內，貞今一月囙不其令（命）雨。一二三四

辛亥卜，內，貞帝（禘）于北方囙，囙曰咎，奉年。日值。一二三四

辛亥卜，內，貞帝（禘）于南方曰咎，鳳（風）卜，奉年。一月。一二三四

貞帝（禘）于東方曰咎，鳳（風）卜，奉年。一二三四

貞帝（禘）于西方曰咎，鳳（風）曰咎，奉年。一二三四

（乙 4548, 4794, ~~4870~~, ~~5161~~, 5333, 京 428 合 附圖二）

這版大龜腹甲，係由六碎片拼合而成，全龜大體完整，僅尾端和右橋，略有殘缺。六辭都是武丁時某年一月丁亥日，每辭各以四卦為序，一二三四等數字記兆序，

內是貞人名。原辭亦缺數字，但互相參照，仍然可以全部補讀。

第一、二兩辭卜一事之正反面，問在本一月份裏上帝會不會命令下雨。帝即上帝，般人已有至神上帝的宗教信仰，以為雨乃上帝所降。第一辭省或奪一“卜”字。卜正面說，“辛亥日卜，貞人內問卦，問在本一月份裏上帝會不會命令下雨麼？”第二辭卜反面說，“辛亥日卜，貞人內問卦，問在本一月份裏上帝會不會命令下雨麼？”後來從辛亥日起，到第四天甲寅的晚上，果然下了雨。於是在第一辭後面，又隨記上“四日甲寅夕，允雨”的驗辭。

第三、四、五、六辭卜一事的四方面。帝作烝，祭名，讀作禘。⁽¹⁾卜辭通例，除極個別例外⁽²⁾之外，一般上帝的帝作烝，禘祭的帝作烝。⁽³⁾奉有祈求之義。金文伯虢簋“唯用祈奉萬年”，祈奉連稱。奉年卜辭常見，猶言祈年。詩大雅雲漢，“祈年孔鳳。”周禮春官篇章，“祈年于田祖。”又或言祈穀，禮記月令“孟春之月，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。”又或言祈農事，左傳襄公七年，“孟獻子曰，夫郊祀后稷，以祈農事也。”祈年祈穀祈農事，都和卜辭裏的奉年意同，就是祈求年成能够得到豐收。這四辭分別卜問求年於東南西北四方和四方風，舉行禘祭好不好。第三辭說，“一月辛亥日卜，貞人內問卦，問求年於北方和北方風，舉行禘祭好不好？”第四辭說，“一月辛亥日卜，貞人內問卦，問求年於南方和南方風，舉行禘祭好不好？”“鳳”後省或奪一“日”字。⁽⁴⁾月份記在辭末，這乃是甲骨文的通例，到周金文猶然。第五、六辭省去了“辛亥卜”和“一月”等字。第五辭說，“問求年於東方和東方風，舉行禘祭好不好？”第六辭說，“問求年於西方和西方風，舉行禘祭好不好？”

總括六辭，乃同時一人所卜。一、二辭先卜在本一月份裏上帝會不會命令下雨；三至六辭後卜舉行禘祭，以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。兩事也可以說卜問一事。盼雨求年，都是為了農產的豐收。武丁時卜辭常說“帝命雨足年”，或“帝命雨弗其足年”：

帝令（命）雨足年。

貞帝令（命）雨弗其足年。（前 1.50.1）

帝令（命）雨足囷。（虛 1382）

這是卜問上帝所命降的雨水，是否充足，够得上使年成豐收。又說“年有足雨”或“年無足雨”：

貞我年出（有）囷囷。（庫 140）

…囷口足雨。（虛 968）

這是卜問年成能不能得到充足的雨量。又說“黍年有足雨”或“黍年無足雨”：

己酉卜，黍年出（有）足雨。（前 4,40,1）

辛未卜，𪛗，貞黍年𪛗（無）圀雨。

貞黍年出（有）足雨。（乙 3285）

黍是殷代主要農產品之一。這是卜問有沒有充足的雨量，使黍的年成，能够得到豐收。又說“在某田有足雨”：

己亥卜，𪛗，圀在𪛗田圀（有）足雨。（乙 3184）

𪛗，地名，為武丁婦帶𪛗之所封。這是卜問在𪛗的土田，有沒有充足的雨量。祖庚祖甲時卜辭又說“禾有及雨”：

庚午卜，貞禾出（有）及雨。三月。（前 3,29,3 龜 2,24,12）

乃卜問在春天三月，長着的禾苗，會不會得到及時的雨水。又禾字或即為年之省文，⁽⁵⁾亦可通。或言“雨足年”，或言“年有足雨”，或言“田有足雨”，或言“禾有及雨”或“年有及雨”，是殷人知雨和年收的關係，乃是不可分的。所以甲骨文中除為了農業生產而求雨的千百條卜辭⁽⁶⁾之外，屢辛康丁武乙文丁時的卜辭，又往往以舉年與侑雨連稱，如言：

其奉年𪛗𪛗（唯）酒，又（侑）大雨。（粹 16）

其奉年於河，此又（侑）雨。（南明 424）

其奉年圀河。𪛗（唯）大牢，此又（侑）雨。（南明 425）

奉于河年，又（侑）雨。（粹 834）

其奉年於岳，𪛗又（侑）大雨。（南明 426）

其奉年於姚，𪛗（唯）今日酒，又（侑）雨。（粹 850）

于𪛗，奉年，又（侑）雨。（甲 885）

圀年示壬，𪛗（唯）辛用，又（侑）大雨。（粹 121）

其奉年祖丁，先酒，又（侑）雨。（甲 1275）

其兄，奉年，又（侑）大雨。（粹 859）

奉年，又（侑）大雨。（粹 862）

又讀為侑，侑即勸，有勸望要求之義。奉年侑雨，猶言求年以祈雨。求年，祈雨，都是為了年成的豐收。武丁時大龜腹甲的六條卜辭，先卜雨，後卜求年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其求年禘祭的對象，是東南西北四方和四方風。四方和四方風，也各有專名，同前舉牛脾骨記事刻辭一樣。

除此東南西北成套的四方名和四方風名之外，殘片甲骨卜辭中，又有單稱某一方向或某方風名者。如武丁時牛胛骨卜辭說：

…囙囙口囙口，囙囙、四羊、𠂔四。卯于東方析，三牛、三羊、𠂔三。（金 472）

卯祭名。𠂔郭沫若先生讀爲穀，⁽⁷⁾說文“穀，小豚也。”此卜問卯祭東方析，用三牛三羊和穀三。上段卜辭，以四羊穀四例之，疑亦卜祭於某方某者，惜已殘缺。若然，則卯祭即不只一方。今就其殘存部分看來，其稱“東方析”，與大牛胛骨刻辭和大龜腹甲卜辭說“東方曰析”相合。又如廩辛康丁或武乙文丁時牛胛骨卜辭說：

癸未，貞辛卯其奉禾于示。乙酉，貞又歲於伊西彝。（粹 195）

禾者當爲年之省，奉禾猶言奉年。甲骨文稱示者，有示壬示癸示示示大示小示，此單稱示，未知誰指。或者泛指先祖而言。又歲祭名。伊即伊尹。此骨共兩辭，前一辭先在癸未卜問辛卯祈年於示，後一辭在癸未的第三天乙酉日又卜問又歲祭於伊尹和西彝。知其亦必是祈年之祭。而稱西彝，這和大龜腹甲卜辭祈年於四方，說“西方曰彝”相合。又說：

其孚𠂔（唯）日彝彝用。（京 4316）

日祭名。𠂔即寧，寧風雨之祭。此卜問寧日祭於彝彝。彝彝猶西方曰彝風曰彝之彝彝，與大龜腹甲卜辭說“西方曰彝，風曰𠂔”相合。彝即𠂔。𠂔與來素𠂔字同，作彝彝者，加從韋聲。又說：

𠂔風（風），𠂔（唯）豚，又（侑）大雨。（前 4,42,6）

此卜問用豚祭𠂔風，以侑大雨。稱𠂔風者，也和大龜腹甲卜辭說“西方風曰𠂔”相合。𠂔即𠂔的繁文而從韋聲者。

以上六片甲骨，就種類而言，其中大版龜腹甲一，大版牛胛骨一，小片牛胛骨四。就時期而言，屬於武丁時的三片，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的三片。就性質而言，屬於記事的一片，卜辭的五片。就所記方風的名數而言，記四方風名的二片，記二方的一片，記一方風的一片，一風的一片。其所稱四方名和四方風名，大體一致，惟間有方名與風名互相顛倒者，現在更列表明之如下：

方 風		大 骨	大 龜	金	粹	京	前
東	方	析	析	析			
	風	魯	𠂔				
南	方	𠂔	𠂔				
	風	𠂔	𠂔				
西	方	𠂔	𠂔		𠂔	𠂔	
	風	𠂔	𠂔			𠂔	𠂔
北	方	𠂔	𠂔				
	風	𠂔	𠂔				

其稱東方名，大骨和大龜都說“東方曰析”，金說“東方析”，無異辭。其稱東方風名，大骨說“鳳曰魯”，大龜說“鳳曰𠂔”。鳳即風。𠂔即魯，甲骨文字從口與否得相通。魯亦作屯，𠂔亦作冊，召亦作力，昌亦作弓，古亦作才，喜亦作車，昌亦作日可證。是關於東方和東方風名，各片是相同的。

其稱北方和北方風名，大骨和大龜都說，“北方曰𠂔，鳳曰𠂔。”只是𠂔字大骨作𠂔，大龜作𠂔，一向左，一向右；𠂔字大骨作𠂔，大龜作𠂔，𠂔旁一在左向左，一在右向右，𠂔旁一在右從又在下，一在左從又在上。實則甲骨文字，以左右對稱的關係，向左向右或在左在右或在上在下，皆相同。是關於北方和北方風名，各片亦相一致。

其稱西方和西方風名。大骨說，“西方曰𠂔，鳳曰𠂔”。大龜說，“西方曰𠂔，鳳曰𠂔。”𠂔即𠂔字。𠂔𠂔字同，而方名與風名互倒。但由粹 195 言“西𠂔”而不言“西𠂔”，前 4,42,6 言“𠂔風”而不言“𠂔風”，京 4316 言“𠂔粹”而不言“粹𠂔”，似當以大龜言“西方曰𠂔，鳳曰𠂔”者爲是。再以後引大荒西經及堯典證之，大荒西經於西方說“西方曰夷，來風曰韋”，堯典於西方說，“厥民夷”，夷即𠂔，夷𠂔音近；韋即𠂔，𠂔亦作粹𠂔，俱從韋聲。也和大龜所說的相合。

其稱南方和南方風名。大骨說，“南方曰𠂔，鳳曰𠂔。”大龜說，“南方曰𠂔，鳳𠂔”。大龜鳳後奪或省一“曰”字，說已見前。𠂔字大骨作𠂔，大龜作𠂔，一向左，一向右，字同。大骨之𠂔，即夾字，甲骨文夾字亦作𠂔，大龜作𠂔者，疑夾之省。大骨與大龜夾𠂔字同，而方名與風名互相顛倒。𠂔，古讀作豈，說文豈下云“敝省聲”，敝下云“豈省聲”。詩邶風凱風，“凱風自南”。爾雅釋天，“南風謂之凱風”。山海經南山經，“旄山之尾，其南有谷曰育遺，凱風自是出。”楚辭遠遊，“順

凱風以從遊兮，至南巢而壹息。”呂氏春秋有始覽，“南方曰巨風”，高誘註“一曰凱風。”淮南子地形訓，“南方曰巨風”，高註“一曰愷風”。俞樾以爲“巨疑豈之壞字”。凱愷豈，都和晃聲相近，可以相通。而稱南風爲凱愷豈風，實與大骨說南方“風曰晃”者相合。大骨與大龜，方名與風名相互顛倒，說有不同，似當以大骨爲是。

爲什麼大骨大龜關於南西方名和風名，會有顛倒的現象呢？由前引京 4316 言“彛緯”推測起來，也可能方名與風名可以連稱互用。不敢必定，有待於更多的證據，和學者進一步的解決。

二、山海經裏的四方和四方風名

甲骨文中東西南北成套的四方名和四方風名，也見於古典的經籍。山海經說：

名曰折丹，東方曰折，來風曰俊，處東極以出入風。（大荒東經）

有神名曰囡因乎，南方曰因乎，夸風曰乎民，處南極以出入風。（大荒南經）

有人名曰石夷，來風曰韋，處西北隅以司日月長短。（大荒西經）

有人名曰鼬，北方曰鼬，來風曰狻，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，使無相間出沒，司其短長。（大荒東經）

大荒東經北方一條，當爲大荒北經文，錯簡於此者。^⑧這四節敘述東西南北四方各有神人，有的管着出入風，有的管着日月，使它們不要相間出沒，並司其短長。四方和四方風也各有專名，所謂某方曰某，來風曰某，同甲骨文裏的四方名和四方風名完全相合，分別散列在大荒經的各篇之中。自從晉郭璞以後，明清兩代學者，校釋山海經的人不少，注意到這四條的關係的，有晚清的孫詒讓。他在札逢卷三校山海經說：

大荒東經，“大荒之中，有山名鞠陵于天，東極，離瞽，日月所出。名曰折丹，東方曰折，來風曰俊，處東極以出入風。”郝云“名曰折丹上，疑脫有神二字。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一卷引作有人曰折丹，太平御覽九卷引亦同。”按郝校是也。後云“東北海外，有女和月母之國。有人曰鼬，北方曰鼬，來之風曰狻，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，使無相間出沒，司其短長。”大荒南經云，“南海渚中，有神名曰囡因乎，南方曰因乎，夸風曰乎民，處南極以出入風。”大荒西經云，“有人名曰石夷，來風曰韋，處西北隅，以司日月之長短。”以上諸文，與此分係四方，文略相類。今本多譌義不可通。綜而校之，折丹、鼬、因乎、石夷皆四方神人之名。其神出入，其方之風，蓋各隨之而來。俊、狻，乎民，韋皆四方風之異名。此東方當作“有人名曰折丹，東方曰折，來風曰俊。”

北方當作“有人名⁽⁹⁾曰鼬，北方曰鼬，來風曰狻。”今本“來”下衍“之”字，當刪。“是處東極隅”，“極”當作“北”，與西方云“處西北隅”，文例同。南方當云“有神名⁽¹⁰⁾曰因乎，來風曰乎”。今本“因”字誤重，“來”又誤“夸”，“乎”下有“民”字者，當爲“是”，“是”古通作“氏”，與民形近而致誤。“是處南極”⁽¹¹⁾與北方云“是處東北隅”文例亦同也。西北方當云“有人名曰石夷，西方曰石，來風曰章”，今本無“西方曰石”四字，誤掇也。

孫氏注意到這四節的互相關係，綜合起來，認定其中含有四方神人之名和四方風之異稱，可謂卓識。惟今以甲骨文四方風名比勘起來，則孫氏所校，仍間有可商者。試更述之。

東方一節，郝懿行謂“名曰折丹上疑脫有神二字”，孫謂“當作有人名曰折丹”。

今按作神與作人義通，但北堂書鈔及太平御覽引文既都作“有人”，即當以作“人”者爲是。而以北方作“有人名曰鼬，北方曰鼬”例之，知原文實當作“有人名曰折，東方曰折。”

南方一節，孫謂“因字誤重，來又誤夸”，皆極是。王念孫手校本也說“大荒西經來風曰章，來或作本，夸緣作卒，與本字字形相似”。⁽¹²⁾惟謂“來風曰乎”則非。今按由後引堯典於南方說，“厥民因”，知此當作“南方曰因”。由北方作“有人名曰鼬，北方曰鼬”證之，知此當作“有神名曰因，南方曰因”，兩“乎”字皆衍文。“因乎”之“乎”既是衍文，則“乎民”之“乎”又因“因乎”之“乎”而衍。故疑此實當作“來風曰民”。孫以“民字者，當爲是”者，亦非。

西方一節，孫謂“當云有人名曰石夷，西方曰石，來風曰章”。以“有人名曰石夷”之後“來風曰章”之前，誤脫四字，極是。惟以當爲“西方曰石”則非。今按由後引堯典於西方說“厥民夷”及甲骨文作“西方曰彝”證之，知所脫四字，當作“西方曰夷”。而由北方作“有人名曰鼬，北方曰鼬”證之，知此當作“有人名曰夷，西方曰夷”，而“石”字爲衍。

北方一節，孫謂“當作有人名曰鼬，北方曰鼬，來風曰狻”，以“今本來下衍之字”。又謂“是處東極隅，極當作北，與西方云處西北隅文例同。”皆確不可易。

所以山海經的四節，原文實當如下：

有人名曰折，東方曰折，來風曰俊，處東極以出入風。（大荒東經）

有神名曰因，南方曰因，來風曰民，處南極以出入風。（大荒南經）

有神名曰夷，西方曰夷，來風曰章，處西北隅以司日月長短。（大荒西經）

有人名曰彘，北方曰彘，來風曰彘，是處東北隅以止日月，使無相間出沒，司其短長。（大荒東經）

其某方曰某來風曰某，與甲骨文的某方曰某風曰某者相合，即所謂四方和四方風名。

關於東方，大荒東經說，“東方曰折”。甲骨文說，“東方曰析。”作析者，或因析析形近而誤。又析字從斤破木，折字從斤斷艸，甲骨文從艸與從木不分，段玉裁說，“以斤破木，以斤斷艸，其義一也”。⁽¹³⁾說文“析，破木也。一曰折也。”廣雅釋詁“析折分也。”春秋桓公十一年“盟於折”，公羊釋文“折本所析”。禮記檀弓“吉事欲其折折爾”，朱駿聲說：“案當作析，從木，猶娵娵也。”⁽¹⁴⁾史記仲尼弟子列傳“伯虔字子析”，正義“家語云子哲”，哲即折。是折析不但形近，而且義亦相同。

大荒東經說，“來風曰俊。”甲骨文說，“鳳曰彘”。彘者，說文，“同力也，從三力。”饒炯說，“同力謂合衆力以爲力，篆從三力會意者，猶云合衆力也。”⁽¹⁵⁾俊者，說文，“才過千人也。”尹文子，“千人才曰俊。”淮南子泰族訓，“智過千人者謂之俊。”鶡冠子，“德萬人者謂之俊。”白虎通引禮別名記，“百人曰俊。”孟子公孫丑趙注，“俊美才出衆者也。”尚書堯典鄭注，“俊德賢才兼人者。”蓋必同心合力，其才乃可以兼人；才德兼人，猶之乎同心合力。是彘和俊，義可相通。大戴禮記夏小正“正月時有俊風”，黃模分箋說“俊風即協風”。說文彘字下引山海經“惟號之山，其風曰彘。”和甲骨文同。

所以大荒東經的“東方曰折，來風曰俊”，即甲骨文的“東方曰析，鳳曰彘”。

關於南方，大荒南經說，“南方曰因”。甲骨文說，“南方曰夾”。說文“夾持也，從大，夾二人”。王筠說，“大受持者也，二人持之者也。取兩人相向，以會左輔右弼之意。”⁽¹⁶⁾林義光說，“字象二人相向夾一人之形”。⁽¹⁷⁾其義爲夾輔。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說“夾輔成王”。因亦有輔助之義。堯典孔安國傳：“因，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”因之義同襄，逸周書諡法說“因事有功曰襄”；尚書皋陶謨“思曰贊贊襄哉”，釋文引馬融注“襄因也”。襄通作懷，爾雅釋詁說，“懷因也。而襄之義，則爲襄助輔佐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，“顏祖字襄，”祖即助，襄有助義，故顏祖字襄。阮元作釋相，謂相假爲襄，有佐助輔相之義。⁽¹⁸⁾張祥齡作釋襄，謂襄古文從臼，㇏即㇏字，言以㇏又輔佐其腰，義爲夾輔。⁽¹⁹⁾而因與襄通，故因夾義同。

大荒南經說，“來風曰民”，甲骨文說，“風曰𠂔”，𠂔字從人，人即人民，故山海經錯成了“民”字。

所以大荒南經的“南方曰因，來風曰民”，即甲骨文的“南方曰來，風曰民”。

關於西方，大荒西經說，“西方曰夷”。甲骨文說“西方曰彝”。夷彝音近，得相通。詩大雅烝民，“民之秉彝”，孟子告子及潛夫論德化俱引作“民之秉夷。”詩大雅皇矣“申夷載路”，臆印“靡有夷屆”，毛傳“夷常也”，孔疏“夷作彝，音義同”，陳奐說“皇矣臆印皆假夷爲彝”。禮記明堂位“夏后氏以鷄夷”，鄭注，“夷讀爲彝”，周禮司尊彝鄭司農注正作“夏后氏以鷄彝”。是夷彝二字音義俱同。

大荒西經說，“來風曰章”。甲骨文說，“鳳曰𠩺”。𠩺字又作𠩺，加聲符作𠩺、𠩺、𠩺，讀如章。王國維以爲甲骨文𠩺字即說文的的𠩺字。⁽⁴⁰⁾說文“𠩺，束也，從束章聲”。大荒西經說“來風曰章”者，章乃𠩺之聲。是山海經的“來風曰章”，即甲骨文的“鳳曰𠩺”。

所以大荒西經的“西方曰夷，來風曰章”，就是甲骨文的“西方曰彝，風曰𠩺”。

關於北方，大荒東經說，“北方曰鼂”，甲骨文說，“北方曰𠩺”。鼂字不見說文，疑當讀作宛。雷浚說，“說文無鼂字，文選司馬長卿子虛賦，鷁鷁孔鷁，漢書司馬相如傳作宛”。⁽⁴¹⁾說文，“宛，屈艸自覆也，於阮切”。𠩺疑勾之省文。章太炎文始說，“勾孳乳爲勾”。說文，“勾，覆也，從勾從人。”容庚先生據魏三字石經免古文作𠩺，篆文作𠩺，定爲免字。⁽⁴²⁾廣韻“勾，武粉切。”玉篇，“勾，亡粉切”。顏氏家訓音辭篇說，“戰國策音勾爲免”，唐蘭先生說“祖免之免，古讀若問，則知𠩺即免字”。⁽⁴³⁾朱駿聲說宛之重文當作宛，即免字。是甲骨文𠩺爲勾省，即宛字重文。與山海經作鼂者，爲同字。

大荒東經說，“來風曰𠩺”，甲骨文說“風曰𠩺”。𠩺字不見字書，郭璞說，“音剡”，案當即讀爲剡字。說文，“剡，銳利也。荀子疆國篇，“剡其脛”，楊注“剡斬也”。𠩺字甲骨文作𠩺，𠩺，即役字。役字，說文古文從人，從人和從𠩺同。說文“役戍邊也，從𠩺從𠩺。古文役從人。”國語吳語，“吳國之役”，韋注，“役兵也。”詩漸漸之石序鄭箋“役謂士卒也”。字象手執兵器以刺人之形，與剡義相當。

所以大荒東經的“北方曰鼂，來風曰𠩺”，即甲骨文的“北方曰𠩺，風曰𠩺”。

從上看來，山海經裏東南北西四方的某方曰某來風曰某，乃全與甲骨文的四方名和四方風名相合。

三、堯典裏的四方和四方風名

又此四方名和四方風名者，亦見於尚書堯典，說：

乃命羲和，欽若昊天，歷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時。

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暘谷。寅賓日出，平秩東作，日中星鳥，以殷仲春。

厥民析，鳥獸孳尾。

申命羲叔，宅南交，曰明都。⁽²⁴⁾平秩南訛，敬致，⁽²⁵⁾日永星火，以正仲夏。

厥民因，鳥獸希革。

分命和仲，宅西土，⁽²⁶⁾曰昧谷。寅饒納日，平秩西成，宵中星虛，以殷仲秋。厥民夷，鳥獸毛毳。

申命和叔，宅朔方，曰幽都。平在朔易，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。厥民隤，鳥獸氄毛。

羲和在古代神話傳說裏是一個女姓的日月之神，⁽²⁷⁾或以為即傳說中的女媧。⁽²⁸⁾堯時立羲和為掌四時之曆官。山海經大荒南經說，“東海之外，甘水之間，有羲和之國，有女子曰羲和。”揚雄河東賦“羲和司日。”璞郭說，“羲和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。故啓筮曰，空桑之蒼蒼，八極之既張，乃有夫羲和，是主日月，職出入以爲晦明。又曰，瞻彼上天，一明一晦，有夫羲和之子，出入暘谷。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，以主四時。”

漢代的古文經學家以乃命羲和為天地之官，以下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，天地四時，猶周的六卿。馬融說，“羲氏掌天官，和氏掌地官，四子掌四時。”鄭玄說“此命羲和者，命為天地之官。下云分命申命，為四時之職。天地四時，于周則冢宰司徒之屬，六卿是也。”今文家則以乃命羲和，即是下文四子，先總舉，後分述之。漢書武帝紀陽朔元年詔曰“昔在帝堯，立羲和之官，命以四時之事，令不失其序。”百官公卿表說，“書載唐虞之際，命羲和四子，順天文，授民時。”論衡是應篇說，“堯侯四時之中，命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。”孔安國堯典傳“羲氏和氏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，故堯命之，敬記天時，以授人也。此舉其目，下別序之。”

今案當以今文家的說法為是。羲和即四子，四子即羲和。為什麼羲和會生了四子呢？這猶同古代神話說黃帝有四面；舜號“重華”，“是謂重明”，“目重暱子”，有四目四聰。太平御覽七十九引尸子說“子貢問於孔子曰，古者黃帝四面，信乎？孔子曰，黃帝取合己者四人，使治四方，不謀而視，不約而成，大有成功，此之謂四面也。”堯典“舜明四目達四聰。”孔傳說：“廣視聽於四方”。經此解釋，則四目四聰，原不過是廣視聽於四方，四面原不過是治四方的四人。⁽²⁹⁾這同由日神變成了曆官，由羲和分成了四子，都是一樣的演化規律。

堯典這一段，記堯命曆官羲和，觀察天文，授民以年曆四時，並教以祭祀農作

之事。義仲，義叔，和仲，和叔，即所謂義和之官，亦即所謂四子。

嵎夷，南交，西土，朔方，猶言東方南方西方北方。⁽⁸⁰⁾ 嵎夷者，爾雅釋地“齊有海隅”，釋文“隅本作嵎。”又釋水“河出崑崙西北隅”，釋文，“隅又作嵎”。列子周穆王，“西極之南隅”，釋文“嵎與隅同。”是嵎者隅之或體。說文“隅隙也”，淮南子原道“經營四隅”，高注，“隅猶方也”。夷，說文“東方之人也”，白虎通禮樂“東方爲九夷”，公羊傳隱公二年注，周禮職方大司農注，禮記王制注並云“東方曰夷”。所以嵎夷猶言夷隅，夷隅猶言東方。南交者，交讀爲郊。易小畜，“密雲不雨，自我西郊，”西郊猶言西方，南郊猶言南方。西土猶言西方，甲骨文“西土受年”又作“西方受年。”朔方者，猶言北方，爾雅釋詁“朔，北方也”，史記即作“北方”。東稱嵎，南稱交，西稱土，北稱方，其義相同。

暘谷，明都，昧谷，幽都，是就日在東南西北四方的情況而言。暘谷者，東方日之所出，孔傳，“暘明也，日出於谷而天下明，故稱暘谷。”昧谷者，西方日之所入，孔傳“昧冥也，日入於谷而天下冥，故曰昧谷。”明都者，日在南而明。幽都者，日出於東，沒於西，在南而明，惟北爲幽。

“寅賓出日”，“寅餞納日”，言祭日。據孔傳，寅的意思是敬，賓意思是導，餞的意思是送，納史記作入。日出於東，所以在東方要舉行敬導日出的祭祀。日入於西，所以在西方要舉行敬送日入的祭祀，關於祭出入日的祭祀，也見於甲骨文。⁽⁸¹⁾

“平秩東作”，“平秩南訛”，“平秩西成”，“平在朔易”者，平秩史記作便程，索隱說，“言便課與作程。”平在史記作便在。南訛之訛當作譌，譌即僞，僞即爲。史記索隱，“春言東作，夏言南爲，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。”西成者孔傳“秋西方萬物成。”朔易者朔即北，史記索隱引尸子“北方者伏方也”，言“謂人畜積聚，冬皆藏伏，”故史記作伏物。這是以南東西北，配春夏秋冬，說春夏以次耕作，秋以次收，冬以次藏。

“日中星鳥，以殷仲春”，“日永星火，以正仲夏”，“宵中星虛，以殷仲秋”，“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”者，日中爲春分，宵中爲秋分，日永爲夏至，日短爲冬至。孔傳，“殷正也。”又，“春分之昏，鳥星畢見，以正仲春之氣節”，其他三節亦同。這是初昏時，觀測正南方向所見的鳥火虛昴四星，以定仲春，仲夏，仲秋，仲冬，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四時的節氣。⁽⁸²⁾

“厥民析，鳥獸孳尾”，“厥民因，鳥獸希革”，“厥民夷，鳥獸毛毳”，“厥民隤，鳥獸氄毛”者，則與甲骨文和山海經的四方名和四方風名適合。

堯典所謂“義和四宅”，言嵎夷、南交、西土、朔方，即東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

方。這同甲骨文和山海經說東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者相合。甲骨文和山海經說東方曰某，南方曰某，西方曰某，北方曰某，堯典說“宅嵎夷，曰暘谷”，“宅南交，曰明都”，“宅西土，曰昧谷”，宅朔方，曰幽都”，雖然曰後的稱謂內容不同，但兩者俱稱曰，曰後俱為四方名則相一致。

堯典東方說“厥民析”，和甲骨文說“東方曰析”的析字相同。尚書大傳虞夏傳祀東方泰山春伯之樂“名曰皙陽”，鄭注皙當為析。“漢張遷碑說二月“陽氣厥析”析即析。亦與甲骨文和堯典合。⁽³³⁾堯典南方說“厥民因”，同山海經說“南方曰因”的因一樣。堯典西方說“厥民夷”，與山海經說“西方曰夷”的夷字同。甲骨文作“西方曰彝”，彝夷音同義通。堯典北方說“厥民隤”，隤鄭玄作奧，隤奧字通。說文“奧宛也”，宛奧音近。朱駿聲說，“奧古音讀如隤，亦讀如宛。禮記禮器，燔柴於奧，以奧為鑾。荀子富國，夏不宛鳴，以宛為奧。爾雅釋言，隤忼也。太玄樂陽始出奧，注暖也。皆聲相近。說文媼篆讀若奧，即讀如宛也。皆聲之轉耳。”甲骨文說，“北方曰勺”，勺即勾免，即宛字。山海經說“北方曰彘”，彘讀作宛。隤奧字通，奧宛音近，則堯典“厥民隤”的隤，和甲骨文“北方曰勺”山海經“北方曰彘”的勺彘字又相通。

所不同者，甲骨文山海經的四方名，在堯典則以說明“厥民”的情況，而另以太陽的出入明幽，作為義和四宅的地名。

至於四方風名，甲骨文於東南西北四方都說鳳曰某，山海經則說來風曰某，鳳即風，甲骨文鳳字都讀作風。撰集堯典的人，不知道這一點，把鳳字錯誤的解釋成了鳳皇，鳳皇是一種鳥，說文“鳳神鳥也”。引申演變而為鳥獸。

甲骨文於東方風說風曰翯，翯有“同力”“合力”之義，說已見前。翯即協，其義又為和。爾雅釋詁“協和也”。國語周語“有協風至”，韋昭注“協和也”。又鄭語“能聽協風”，韋注亦云“協和也”。尚書洪範“協同五紀”，孔傳“協和也”。又“相協厥居”，史記，協作和。其義又為合。堯典“協和萬邦”，孔傳“協合也”，史記協作合。國語周語“和協輯睦”，韋昭注“協合也”。周禮太史“讀禮書而協事”，鄭玄注“協合也”。鳥獸羣居，和合雌雄，乃成交接。堯典既將鳳字錯釋成鳥獸，就不能不再將翯字錯釋成乳化交接的羣尾。而說“鳥獸羣尾。”孔傳“乳化曰羣，交接曰尾”。列子黃帝篇，“羣尾成羣”，張湛注“羣尾，牝牡相生也。”

甲骨文於南方風說風曰晃。晃即微。微之義為小，少，細，纖。廣雅釋詁“微小也”。禮記祭義，“則微矣”，鄭注“微猶少也”。荀子非相“微小短瘠”，楊注，“微細也。”法言修身“君子微慎厥德”，注“微纖也。”堯典於南方說“鳥獸希革”，希革者，

鄭玄注，“夏時鳥獸毛疏皮見。”漢書晁錯傳，“揚粵之地，鳥獸希毛，其性能暑。”希微義相近。

甲骨文於西方風說風曰𩇑，𩇑又作𩇑，又從韋聲作𩇑，韋，即說文的束，棘字。說文“束艸木垂華實也，從木弓。”又“棘束也⁽³⁴⁾從束韋聲。”堯典說“鳥獸毛毼”，鄭注“毼理也，毛更生整理。”說文“毼，仲秋鳥獸毛盛，可選取以爲器用，讀若選。”玉篇“毼毛更生也。”草木垂實，鳥獸毛盛，都有繁茂之義，可以相通。

甲骨文於北方風說風曰戔，戔即役役，字象手執兵器以刺人之形。山海經說，風曰狻，狻讀作剡，剡之義爲利爲斬。均有北方寒風刺人之義。堯典說，“鳥獸毼毛”，漢書晁錯傳“胡貉之地，鳥獸毼毛，其性能寒。”毼毛即毼毛，顏師古曰“細毛也。”北方風寒，故鳥獸生細毛以禦之。史記正義說“冬時鳥獸生毼毼細毛以禦冬寒也。”

由此可見，堯典的宅某方曰某，是因襲甲骨文和山海經的某方曰某；厥民某，是因襲甲骨文和山海經的四方名；鳥獸某某，則由甲骨文的鳳曰某訛變，並因襲其四方之風名。是甲骨文和山海經裏的四方名和四方風名，也整套的保存在堯典裏。

四、四方和四方風名的演化

甲骨文の四方和四方風名，倒底是什麼意思呢？

首先，所謂四方和四方風名者，在殷人心目中，都是一種神靈。

我們看前引卜辭，既然說禘祭四方和四方風，卯祭東方析，又歲祭於西彝，寧日祭於彝，用豚祭饗風，則殷人必以四方和四方風爲一種神靈，乃明白可知。求年祈雨，生產大事，都要禱告四方和四方風，是殷人除了天神上帝日月星辰之外，也還有很隆重的關於四方和四方風神的崇拜。

楊樹達先生謂甲骨文の四方名，都和草木有關，並與四時相配合，⁽³⁵⁾其說可通。

東方曰析，析謂草木之甲坼，說文析訓破木，折訓“裂也”，破裂之義亦爲解，易解象傳，“天地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，解之時大矣哉。”這和春天的現象合。南方曰夾，夾讀爲莢，說文“莢，艸實也。”夏爲草木著莢之時。北方曰勺，勺即宛，說文“宛，屈草自覆也。”冬季萬物潛伏，草木有覆蔽之象。惟西方曰彝，與草木秋季之義不合。

又四方風者，東方風曰飂，飂即協。國語周語說春天“誓告有協風至”，韋昭注“協和也，風氣和，時候至也。立春日，融風也”。飂風山海經亦作俊風，俊飂義同。

大戴禮記夏小正“正月時有俊風”。都以東方的飚風俊風爲春風。南方風曰飚，飚即微，微風猶言溫風。逸周書時訓，“小暑之日，溫風至。”禮記月令“季夏之月，溫風始至。”都以夏風爲溫風，即微風。北方風曰戾，戾即役役，字象人手持兵器以刺人之形，戾風或者猶言冬天的寒風。至於西方風曰𩊔，𩊔即束，說文“束，艸木垂實也”。𩊔爲秋熱，或者用以稱秋天的西風。

殷代農業，已經相當發達，殷代曆法，已經有了閏月，閏月所以調節四時，堯典說“以閏月定四時成歲”，則殷人已有四時的觀念，乃毫無問題。甲骨文的四方和四方風名，由上看來，與四時相配合，也好像有此線索。但是關於四時的字樣，在甲骨文中，則還一直沒有被認識出來。甲骨文春秋之義，用作年，並不是說的春天和秋天。夏冬二字，用爲夏季秋季之義者，迄今亦尚未發現。⁽³⁰⁾我疑心殷人雖然已有以四方配四時的觀念，但這只可說是一種趨勢和萌芽，明確的“其神爲四，分司四季”的制度，恐怕還不會有。

山海經雖多錯簡錯字，但其四方和四方風名因襲甲骨文的痕跡，還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。在山海經的四方風名裏，也還沒有春夏秋冬等四時的字樣。

在甲骨文只說某方曰某，風曰某，以方名風名爲一種神靈而禱祭之。到山海經就把方名看成是一種神人，說“有人名曰折，東方曰折”，“有神名曰因，南方曰因”，“有神名曰夷，西方曰夷”，“有人名曰蟲，北方曰蟲”。郭璞注，人謂“神人”。孫詒讓說，“經或云神，或云人，義並通”。⁽³¹⁾把四方神當成了一種神人，以方名爲神人之名。又把風看成神人所操作，變甲骨文的“風曰某”，爲“來風曰某”。甲骨文的“風曰某”，某是風神名。到山海經的“來風曰某”，來風者，神人所來，來風曰某者，某神人所來的風曰某，某就成了單單的風名。又把四方的神人與以分工。把東方的“有人名曰折”和南方的“有神名曰因”，看成了分工專管“出入風”的神人。山海經於東方神人說“處東極以出入風”，於南方神人說，“處南極以出入風”。郭注“言此人能節宜風氣，時其出入”。郝懿行說“蓋巽位東南主風，故二神司之，時其節宜焉。東次三經云，無皋之山多風。初學記引荊州記云，風井夏則風出，冬則風入，亦其義也。”又把西方的“有神名曰夷”，和北方的“有人名曰蟲”看成了分工專管“日月長短”的神人。山海經於西方神人說“處西北隅以司日月長短。”於北方神人說“處東北隅以止日月，使無相間出沒，司其短長。”東北隅爲日月所出，西北隅爲日月所入，故以西方和北方的神人爲日月之神，管理着日月，按時出沒，不要相間，並司其短長。這些都是由甲骨文四方和四方風名演變，而爲甲骨文所無者。由西北兩神司日月短長，

知其時可能已知測量日影的方法。

至於堯典，更由山海經的司日月長短的神人，演化成了主日月之神羲和。由羲和司四方，又變成所謂四子和四宅。宅東南西北四方，曰暘谷、閼風、昧谷、幽都，謂日之出入明幽，日出於東方的暘谷，沒於西方的昧谷，在南方爲明，在北方爲幽。東方寅實出日者，祭日之所出，西方寅實納日者，祭日之所入。凡此都是從山海經的司日月的神人演化而來。

又言“平秩東作，日中星鳥，以殷仲春”，“平秩南訛，日永星火，以正仲夏”，“平秩西成，宵中星虛，以殷仲秋”，“平在朔易，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”。從甲骨文山海經演變，直到堯典，才把東南西北四方和春夏秋冬四時明白的相配合起來。另外，由於曆法的逐漸發達，並以初昏所見星象，推定四時四仲即二至二分的季節。春夏耕作，秋收冬藏，都是說的農業勞作之事。開後來大戴禮記夏小正，呂氏春秋十二紀，禮記月令，淮南子時則和逸周書周月時訓之先聲。

惟十二紀，月令，時則等篇，於四方之外，又增加中央爲五方，以與五行，五色，五聲，五味，五蟲，五祀，五穀，五畜，五臟，五帝，五神之屬，相配合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，所餘之土無所屬，就在四季的中間夏秋交界時，爲它安排了一個位置。這樣就構成了一套極有組織的五行學說。

管子四時說：

東方曰星，其時曰春，其氣曰風。風生木與骨。

南方曰日，其時曰夏，其氣曰陽。陽生火與氣。

中央曰土。土德實輔四時。

西方曰辰，其時曰秋，其氣曰陰。陰生金與甲。

北方曰月，其時曰冬，其氣曰寒。寒生水與血。

氣就是風。廣雅釋言，“風氣也。”淮南子汜論高誘注同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“八風平”，杜預注“八方之氣，謂之八風。”莊子齊物論“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。”某方曰某，其風曰某，句法和甲骨文山海經一樣。四方名日月星辰，也和司日月的神人有關。疑這幾條的來源很早，不過方名和風名不同。濃厚的漸染上了後來的色彩和成分。不但以四時配四方，並且增加了一個中央土，五行之外，還增加上了陰陽。在四時五方的年曆中，陰陽五行的學說，就益臻完備了。

在甲骨文的四方和四方風名之後，大約以山海經的時代爲最早，所以保存甲骨文的本來面目比較多。堯典稍後，雖有訛變，但演化的踪跡，還依然可尋。夏小正，

十二紀，月令，時則，周月，時訓等篇，時代雖然有先後不同，大體本乎堯典。管子四時來源也比較早，但頗多改動。其由殷武丁時甲骨文逐漸演化的蛛絲馬跡，還可以清楚的辨得出來。

五、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

其次，我們特別探討一下殷人爲了求年祈雨而禱祭四方和四方風的問題。

從甲骨文看來，殷代的宗教信仰，有天神崇拜，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。殷人把自然現象中的風雲雷虹雨水，都看成是受天神上帝所驅使的一種神靈，以爲它們掌握着人間農作年收豐歉的命運。

如武丁時卜辭說“帝令鳳”：

貞翌癸卯帝其令鳳。（風）（乙3094）

翌癸卯帝不令鳳。（風）夕霍。（乙2452）

以鳳爲上帝所命令。又說“帝史鳳”：

于帝史（使）鳳（風）二犬。（通398 珠935）

以風在帝左右，爲上帝之使。太平御覽九引河圖地通紀說“風者，天地之使。”又引龍魚河圖說“風者，天之使也”。天使即帝使。荀子解蔽篇引詩說“有鳳有凰，樂帝之心”。古人以鳳凰爲風神，風神實處在上帝的左右。⁽³⁸⁾和帝史意同。帝乙帝辛時卜辭亦言“帝史”：

乙巳卜，貞王賓帝史（使）亡尤。（通64 通別2,2）

王賓是祭名。此亦祀風之辭。武丁時卜辭祭風者又或言“禱風”：

帝鳳（風），九犬。（貝塚氏藏骨）⁽³⁹⁾

貞帝鳳（風），三羊三豕三犬。（前4,17,5）

帝即禱，祭名。廩辛康丁或武乙文丁時卜辭卜祭風的又或言“酒風”：

乙酉，酒蕋（風）其受又（祐）（粹452）

蕋從楊樹達先生釋風，⁽⁴⁰⁾他辭言“其選蕋”（後下6,7）“王其選蕋”（南明543）與“其選大鳳。不選鳳”（前3,29,2）語例相同可證。酒即用酒祭。武丁時卜辭又或言“寧風”：

癸卯卜，賓，貞孚鳳。（風）（契455）

“寧風”之祭，亦見廩辛康丁武乙文乙時卜辭：

明孚鳳（風）。（粹186）